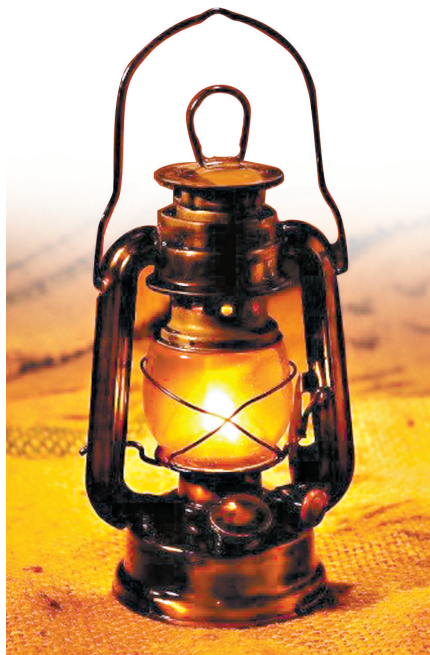


煤油灯相伴的日子

刘希



童年的记忆里，是煤油灯伴着我长大的。最初的印象里，我家有三盏煤油灯，两盏玻璃的，一盏铁的。玻璃的煤油灯只有10厘米高，圆圆的底座，中间是透明的

玻璃，再加一个装了灯芯的盖子，往玻璃器皿里倒点煤油，用火柴一点，屋里就明亮了。铁制的煤油灯很高，足有30厘米，做工精致，但很费油，家里一直都没有用过，我有时提着当玩具，父亲说这是马灯。煤油灯的光是红色的，像黄昏时分的光线，不耀眼，却温暖。点上一盏，石灰或泥巴糊成的墙面便被映衬成淡淡的红色，想要灯光亮一点，加煤油是没有用的，唯一的办法是剪掉上面烧成花瓣的灯芯，或用筷子夹一夹，把那些“花瓣”拔掉，灯光就会亮起来。家里的两盏油灯，一盏归我和姐姐，一盏归母亲。到了晚上，我和姐姐头挨头挤在一张桌子上写作业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油灯放在我俩的正中间，父亲也常常来借光凑热闹，拿张报纸过来阅读。在我们眼里，仅读到小学三年级的父亲是无所不能的智者，我们认为再难的题，在他面前都会轻而易举地解决掉。在父亲详细的解说里，我

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灯光映着我们的脸，红红的，虽然日子贫穷，但心里充满幸福的喜悦。母亲在油灯下洗碗，或剥猪草，忙前忙后。那时候没有电视，忙完家事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，东聊西侃，生发出一些对未来的美好期待，温暖的煤油灯光静静地围着我们一家人。后来，我的作业总被成绩优异的姐姐说教一番，总是挑剔让我心生烦闷。一天，我跟父母发脾气，我要和姐姐“分家”，一人一盏灯。母亲不答应，说，那多浪费啊，这里又不是不能写，可父亲安慰我，行，你的要求我答应你，但这灯你要自己做。父亲叫我找来废旧的墨汁瓶子洗干净，又从枕头里掏了点棉絮出来，搓成长条做成灯芯，再在墨汁瓶里倒上煤油，一盏简易的煤油灯就做好了。灯一亮，我的心也亮堂了，学习的劲头更足了。从此后，我就在这盏煤油灯下，铆足了劲与姐姐比赛，并取得了学习上的第一个双百分。

上初中那年，我们村里通了电，来电的第一天晚上，我和姐姐兴奋得没有睡着。有电的感觉真好啊，亮堂堂的，赶紧把煤油灯收起，塞在床脚，也只是偶尔在停电的时候，才会让煤油灯重新上岗，后来有了蜡烛，伴我长大的煤油灯，就渐渐退出了我的生活。如今，普通的白炽灯被节能灯取代，灯光很亮，很白，亮得耀眼，白的冰冷，我突然很怀念儿时煤油灯的亮光。新房子装修时，我跟师傅交代，帮我挑几盏红色的灯装上去吧，像煤油灯光，红红的，温暖的，但再怎么努力，也打造不出那盏煤油灯微弱的红光的味道。多年后，姐姐远嫁，父亲因病去世，母亲在老家固守着两间老屋，而我为了生计四处奔波，彼此天各一方，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。夜深人静时，我特别怀念那一盏温暖的煤油灯，特别怀念一家人围在一起的温暖气氛。童年的煤油灯，是我记忆里最温暖的风景，也是一段无可替代的幸福时光，更是我一生的念想。

“憧憬”与“想象”

——《陶渊明的幽灵》获鲁迅文学奖感言

鲁枢元

近十多年来我没有申报过任何奖项，学术研究毕竟是个人的生命活动，甘苦自知，冷暖自知。再说，自己属40后，如果有获奖机会，还是应当留给年轻人。《陶渊明的幽灵》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申报的，并得到诸位评委的认可，我仍然感到非常高兴。

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的一句话曾使我感到无比警觉：“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，但却在征途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！”我相信生态解困最终在心而不在物，即在于改变现代人的价值观念、生存理念及生活方式，其中也包括现代人的审美偏好。

有人说，“生态学是一门颠覆性的学科”，即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主导思想的颠覆。但我生性怯懦，缺少颠覆的英勇气概，自关注生态批评以来，焦虑、哀伤、无助乃至绝望的心情一天甚于一天。我不能理解，在生态环境如此险恶的情况下，我们的社会与时代为何还如此放纵物质主义、消费主义以及无限发展观近乎疯狂的扩张蔓延？

“科技”与“管理”，曾被认作最强大有力的拯救者，如今反倒常常成为有意的“合谋者”。剩下的只有潜隐在人类心灵深处处的“憧憬”与“想象”。“憧憬”与“想象”是美的领域，是文学艺术的领域，诗的领域。相对于坚实、强大、光明、时尚的科技与管理，文学艺术是如此的轻柔、虚飘、幽微、苍老，所谓“文学的拯救”，恐怕只能招来更多的嘘声。然而，我们就只剩下这些

了！好在还有中国古代圣哲的言说：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；明道若昧，进道若退；知其白而守其黑；柔弱胜刚强。

德国人海德格尔在他的哲学拯救活动中求助于诗人荷尔德林；英国人怀特海在他的哲学拯救过程中结盟诗人华兹华斯。世人切不可忘记，在生态科学的拯救实践中，中华民族拥有一位伟大的自然主义诗人陶渊明！

我在撰写《陶渊明的幽灵》一书时，始终纠结于心的：祈盼陶渊明的诗魂在这个天空毒雾腾腾、大地污水漫漫、人类欲火炎炎的时代，为世人点燃青灯一盏，重新照亮人类心灵的自然，重新发掘人间自由、美好生活的本源。

生态解困无疑是一个世界性话题。遗憾的是，在中国文学界，百分百的人都知道美国瓦尔登湖畔的那位作家梭罗；反观美国文学界，知道中国庐山脚下那位自然主义诗人陶渊明的，大约不会占到百分之一。比起梭罗，陶渊明只有过之，而无不及。

因此，我过去感谢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乐黛云先生，她在《陶渊明的幽灵》出版后的第一时间便来函鼓励，并随即推荐出版社组织英译。当乐黛云先生得知《陶渊明的幽灵》获奖后，她说：这是某个“精神共同体的胜利”。

这也许是由自然女神（在西方她是“盖娅”，在中国她是“玄牝”）领衔的那个“精神共同体”。我很幸运，自己能够成为这个“精神共同体”中的一员。

午后的散步

曲令敏

午后散步比晚上好。晚间的广场太吵了，低音鼓一槌一槌击打着心脏，伴着高一腔低一腔吼出的歌儿，实在让人受不了。很长一段日子里，惯会装腔作势的那些人，无论噪声如何，都把唱歌当成一项混世的本领很劲练。那阵子KTV练歌房的生意火爆。好在那个时代过去了，广场上放声高歌的，有专业水平的歌者，也有宣泄情绪的常人，谁也不想不出理由去禁止他们……只剩下往事喂养自己的老人们也不示弱，耳朵不好使，把原本不用扩音器的大鼓书、评

书、坠子书放得惊天动地，交谊舞鸣奏曲都被淹没了。围成圈儿拍肩、扭腰、打胳膊敲腿的，学吹笛子、拉胡琴的，还有甩响鞭的……夜空被闪烁的霓虹和升腾的噪声屏蔽了……你看，午后一点钟，广场上静悄悄盛放着好大一片阳光。一丛丛清风，一片片阳光，还有你和我。望着你黑牡丹花瓣一样的眼睛，望着你跑开去又跑回来的纯真欢快的身影，你知道我有多幸福吗？我把我的心搁在草窝窝里，搁在梧桐树叶吟唱的叶流中，那一刻，它是多么安闲而又尊贵……

采一束山菊花

一沁

金秋时节，我去了一趟山里，带回一束山菊花。我去的地方近年来随着旅游开发步伐的加快，山下的寺和景区已闻名遐迩，春来百花争艳，夏来满山葱绿，秋来层林尽染，是一处约会美景、放飞心灵的好地方。山耸立在广袤的大平原西岸，虽说海拔不算太高，但山势突兀，又被人叫作尖山。山上有柴胡、远志、冬凌草、山韭菜、野菊花等数十种中草药，是一座物产丰沛的宝山。一路走来，眼见飞流瀑布、红叶烂漫，耳听山泉叮咚、人声鼎沸，我脚下生风，一口气爬到了半山腰。坐下小憩，放眼四周，一簇簇金灿灿的山菊花格外显眼。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

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诗闪现在我的脑海。但细细品味，还是毛主席的词更有气势：“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。今又重阳，战地黄花分外香。一年一度秋风劲，不似春光，胜似春光，寥廓江天万里霜。”到了这盛开山菊花的朝阳山上，澎湃的心潮才更容易与诗人共鸣。我不禁走向一丛山菊花。未到近前，一股淡淡的菊香迎面扑来，且愈近愈浓，与那些养在花棚里的菊花判若两物。这丛野菊花长得并不美，一些星星点点的小黄花绽开了，还有多如繁星的花骨朵含苞待放。若不是在这金秋时节，野菊花混在草木间，一点儿也不起眼。这些平平凡凡的野菊花，不择土壤、不争肥水，不惧风霜，默默地积蓄日月精华。等到草木将要枯萎的时候，绽放的野菊花便以非凡的气势将大山装点，以冲天的香气为人间祛除污秽腥臭。我想，如果诠释质朴、纯洁、不屈、坚忍这些字眼儿，野菊花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

于是回途中，我采下一束山菊花，如获至宝般捧在手里。当晚，我把这束野菊花插在床头的花瓶里，闻着满屋的菊香酣然入眠。

秋日音籁

萧宸

瑟瑟的风，在原野上奔跑
为夏末的段落画上一个句点
将手中的画笔，落在心里
流转一种诗意的情怀
写进季节的梦里，成为一页

记忆
月色与大地互为抽象
灵魂在落日里徘徊、燃烧
一只张开翅膀的鸟儿
温柔的目光，频频地落
伸向无限的远方

最后，仰头飞向它挚爱的
夜空
当秋日刻上岁月的印章
你是否和我一样，会听到秋日
末梢
奏出悦耳的阵阵欢鸣

明媚深秋 张国俊 摄



谈茶亭

拿起和放下

佚名

喝茶只有两个动作——拿起和放下。

我心里一震，忽然感悟了些东西，喝茶就是这么简单，拿起，然后放下。而人生，看起来繁杂的一切，其实又何尝不是这么简单？有些事何必纠结于心？有些人何必纠缠不清？很多时候，看淡一些，看轻一些，世事原本可以像喝茶一样，不过拿起和放下罢了。茶不过两种姿态：浮、沉；喝茶人不过两种姿势：拿起、放下。浮沉时才能氤氲出茶叶清香；举放时方能凸显出茶人风姿；懂得浮沉与举放的时机则成就茶艺。茶若人生，沉时坦然，浮时淡然，拿得起，放得下。待这茶尽具净之后，自有人会记得你是如何的真香满溢。

低调的人，一辈子像喝茶，水是沸的，心是静的。一几，一壶，一人，一幽谷，浅酌慢品，任尘世浮华，似眼前不絕升腾的水雾，氤氲，缭绕，飘散。茶罢，一敛裾，绝尘而去。只留下，大地上让人欣赏不尽的优雅背影。安静一点，淡然一点，沉稳一点，随意一点。品茶，品人生百态。在一杯茶面前，世界安静了下来，喧嚣、浮华如潮水般般退去，茶——人在草木间，只剩下最纯净的自己。在这一刻，茶与禅是如此的默契，茶——融水之润、木之萃、土之灵、金之性、火之光，禅——冥思、厚厚、枯寂、洞彻，解茶之旷达随性，释茶之圆融自在，金木水火土乃茶之五性，茶与禅——乃至真至拙至天然……



钟芳

秋深扁豆香

汪曾祺先生在《食豆饮水斋闲笔》中写道：“暑尽天凉，月色如水，听纺织娘在扁豆架下沙沙振羽，至有情味。”喜欢在这个“秋月月色胜春宵，万里霜天静寂寥”的时节，站在一架扁豆前，从藤叶中摘取月亮菜，有点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悠然闲适。扁豆，有的地方叫月亮菜。开白色或紫色小花，荚果长椭圆形，扁平，宛如清纯少女的俏峨眉，因此又被称为南扁豆、峨眉豆、羊眼豆等。其颜色与花一样，分白色和紫色两种，紫色的花结紫扁豆，白色的花结白扁豆。那一片片，一串串，成群结队地争着、抢着、挤着、挨着，以千娇百媚的姿态竞相媲美，一轮接一轮地开花，结果，把乡村装点得赏心悦目，孕育着一个秋日的童话。我喜欢扁豆，自小就喜欢。记忆中的秋天，扁豆是餐桌上常见的蔬菜。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，都能够见到它窈窕的身姿。儿时，母亲总会在老家屋后菜园里种下几粒扁豆籽。扁豆的生命力极强，繁殖

速度也极快。不经意间，一架长长的扁豆藤蔓，蜿蜒匍匐长达数丈，一团团、一丛丛热烈地爬满了篱笆架，藤蔓蔓蔓，缠缠绕绕；翠叶叠叠，挤挤挨挨，火热得不留一丝缝隙。嘟嘟嘟苞绽放的扁豆花欢天喜地地装扮着大自然，淡紫的、粉白的，宛如无数只蝴蝶停栖枝头，一扫秋天的萧瑟和寂寥。每当风轻地吹过，蝶儿翩跹，藤叶摇曳，偶尔坠落也是那样迷人。郑板桥有一联曰：“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。”似乎就道出了扁豆花醉于秋风的盛况。花朵临风而立，清秀芬芳，娇柔美丽的花瓣，擎着丝丝淡淡的馨香，深深地吸上一口，清爽而透人肺腑。我欣赏此时的美景，以致自己傻傻地站在那里，一直凝望着、遐想着，温婉的她们究竟在为谁痴情守望呢？扁豆花开后，结出了一个粉嫩的弯月，细密娇羞，等到豆荚饱满时，我提篮跟着母亲去采摘。掀开满架的秧藤，掩映在花、叶之中的累累豆荚映入眼帘，成哪成

串，煞是可爱。吃完一茬，又长出新一茬，一直到深秋，一轮接一轮，把秋日的饱满与丰美挥洒得淋漓尽致。扁豆荚片阔大，除煮着吃外，还可切成细丝与肉丝同炒，还可以焖、蒸、吃法多样。《随园食单》说：“取取扁豆，用肉汤炒之，去内存豆；单炒者，油重为佳，以肥软为贵。毛糙而瘦薄者，瘠土所生，不可食。”我最爱吃的是扁豆清油爆炒红辣椒。将扁豆摘筋切丝，和着葱花、香油、红椒、生姜、蒜泥一起调匀爆炒即可。吃到嘴里，清香氤氲，辛辣爽口，食欲大增。“碧水迢迢漾浅沙，几丛修竹野人家。最怜秋满疏篱外，带雨斜开扁豆花。”秋光里，有了扁豆花芳香的浸染，心底流淌着的是浓浓诗情融

融暖意。扁豆这一生，从春到秋，卓然而立，本色地一点点走过，无论秋雨还是霜冻，都有一颗去留无意宠辱不惊的平常心。我爱她，爱她的淡泊情怀；爱她朝气蓬勃顽强的生命力；更有她锲而不舍、努力向上的精神。



孤雁

余毛毛

天冷了，到邻县的一个湖边走去看南飞的大雁，但还是去早了，没见着。看湖人见我对着大雁这么有兴趣，就给我讲了孤雁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和那个调皮小孩“狼来了”的故事有点类似，但却脱离了其欢乐和好玩的色彩，显示出它悲愤的意义。也让人看到，不幸的时候也是某种幸运。看湖人说：

大雁都是成双成对的，但总有些意外让一些大雁落单。大雁现在是保护动物了，但并不是什么好鸟，它们也很欺负人的，那些落单的大雁就是它们欺负的对象，苦事累事全由它们干。比如晚上大雁睡觉时，担任警戒的话就由孤雁干。孤雁怕被它们啄，自然是尽心尽力，不敢怠慢。

猎人是狡猾的，他们先把火把孤雁晃一下，然后又快速地把火灭掉，孤雁看到了，自然是大喊大叫，叫醒那些睡着的。可它们起来了，又安然睡去；等到它们“狼来了”的故事有点类似，但却脱离了其欢乐和好玩的色彩，显示出它悲愤的意义。也让人看到，不幸的时候也是某种幸运。看湖人说：